

七里书香

在书香徐州，遇见彭城七里

◎王夫敏

当和煦的风，遇见清明时节的雨，徐州的春天，人们便有了许多美好的期许；云龙湖的柔美，十里杏花的浪漫，黄茅冈的石羊，苏堤留下的千古诗句。

氤氲的书香，追逐千古帝王的脉痕，轻轻翻开彭城七里；一城青山半城湖的美景，撩拨着古彭沉睡千年的记忆。

风从下圆墩吹来，遥远的古村落，炊烟袅袅升起；悠扬的晨钟，穿过山巅的松林，不觉惊扰一座城的沉寂。

大士岩寺的暮鼓，唤起晚归的舟帆，云霞烟柳，又见苏公醉卧小憩。

云龙昂首，蜿蜒曲折，松鹤晚归，游人小憩。落日洒在放鹤亭前，无数的文人墨客，在此浅吟低语。

云湖泛月，书香荡起层层涟漪，燕子楼前，晓风残月，是谁轻弹琵琶，会的凭栏之意？

一座行宫，彰显一代帝王的奢华，这一砖一瓦之下，装不下帝王之乡，恢弘的往昔。

是琅琅的书声，惊醒了帝王，遗留古彭的春梦，行宫外，不见新郎君去。

楚国的风，吹拂博物馆千年的面纱，两汉的书香，轻轻袭过沉睡的金缕玉衣，五千年徐国的往事，一幕一幕再现，更有金戈铁马的徐州，在战火中雄起。

六千年的刘林遗址，讲述着这片土地久远的故事，彩陶，铜鼎，编钟和汉玉，两千年的汉魂，浇筑在古彭人的心中，不敢忘记。

轻叩回龙窝紧闭的门扉，明清的故事流淌在安静的时光里；远处，琅琅的书声，在曲曲折折的古巷里弥散，高墙深锁的庭院里，只留下一曲无言的结局。

地下城的墙砖，浸淫在历史的泥水中，城下有城，我中有你，掬一泓古城墙下的黄河之水，丈量今日与历史之间的距离。一边是对古老岁月的慨叹，一边是人们凭古悼今的叹息。

秋风戏马，户部山的书香，吹落黄叶满地，千年的楚汉相争，化作雨打风吹去，成王败寇，一半是恩怨，一半是情迷。

快哉此风，吹过书香氤氲的文庙，一群孩童，在虔诚地诵读《论语》，仁智礼义信，笔墨写春秋，一城的景仰，沐浴着着千年的文化圣地。

登顶黄楼，又见苏公战洪水，栉风沐雨；官民同心，众志成城，试问天下谁能敌？一城黄河水，一篇《黄楼赋》，往事千秋颂，功过是非，都在民心里。

在书香徐州，遇见彭城七里。
马市街的饣飠汤，隐藏着彭祖献羹的奥秘；富国街的米线，留下没齿难忘的记忆；烙馍馓子的香脆，还在唇齿间回味，人们的目光，总是离不开那一锅香喷喷的地锅鸡；灌包豆腐，反手烧饼羊盘肠，唇齿留香羊肉串……飘荡在徐州街头巷陌的，是人间烟火气。

随手展开彭城七里的画卷，你可以领略到楚风的精致，汉韵的雄浑，体会到徐国文化的渊源，彭祖文化的奥秘。

跃动的汉化像，传递人间不灭的烟火，斑驳的钟鼓楼，历经岁月，巍然屹立；黄河东去不复返，留下千古绝唱，南来北往的舟船，写下五省通衢；汴泗交汇，激起彭城历史风云，逝者如斯，是谁在吕梁洪前，留下一声叹息。

在书香徐州，走进彭城七里。
吟咏着白居易的诗，诵读着李煜的词，唱着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，哼着苏轼的大江东去。

与老子论道，举上善若水，向孔子求学，阐述诗书礼仪，寻张天师道解三生万物，在街头巷陌，品味彭祖的羊方藏鱼。
一篇黄楼赋，刻下岁月的不易，苏公抗洪的誓言，让多少文人墨客泪迷；云龙山巅的千古佳话，早已人去鹤飞，世间最美好的情谊，一字一句写进《放鹤亭记》。

在书香徐州，品读彭城七里，云气飞扬的帝王之乡，潮落潮起；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只要沿着彭城七里的脉痕，就能找到打开这座城的秘密。

相约书香徐州，相遇彭城七里。

戏马台前 梦回西楚

◎杨兵

居九五之尊，徐州同样是他生长与开基的故土。他曾经数次攻克彭城，也曾登基称帝之后威加海内重返故里。但后人回想起这段往事时，常常会萌生这样的思考——刘邦和项羽，究竟谁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？

后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，往往流于以成败论英雄，特别是那些御用史学家，更会把失败者贬斥得一无是处。唯一例外的人物，只有项羽。在后人心目中，项羽即使最终失败了，却生为人杰、死为鬼雄，无论生死皆不失光明磊落。“霸王”这一王者尊号，也随着项羽的离世而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。

南宋诗人范成大曾经发出过这样的灵魂之问——“刘项家人总可怜，英雄无策庇婵娟。戚姬葬处君知否？不及虞兮有墓田。”这不禁令人想到，当虞姬将剑锋刺向自己的那一刻，她已经不再是从属于项羽的娇弱美女，而是在瞬间成为光照汗青的一代女杰。相比之下，号称千古一帝的刘邦在弥留之际辗转于病榻时，虽然早已预感到宠妃戚夫人的悲惨结局，却再也无力保护自己心

爱的女人，这种绝望与无奈只恐更甚于兵败垓下的项羽。享尽皇家富贵的戚夫人，甚至没有力量拔出鞘，让自己的生命实现一次绚丽壮烈的升华。两个女人的不同命运，让人们意识到后世对项羽的仰慕，不仅因为项羽本人是英雄，而且因为他把身边更多的人变成了英雄。

戏马台西殿的壁画，把历史找回到两千多年前，将虞姬饮剑自刎于中军帐的悲壮一幕呈现于当代视野。徐州作为西楚雄风的源头，纵然时移世易，在徐州百姓心目中，高居于户部山顶端的戏马台永远是属于西楚的一方领地，让楚风遗韵始终在这里保持着一道不绝的余脉，也让古往今来的访客在光影流转之中，追思那位宛如特洛伊史诗般的悲剧英雄。

徐州人不忘项羽，或许是出于西楚后人对故都不变的旧情；又或许是西楚霸王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豪迈，与徐州人强悍不服输的性格有着血脉相通的渊源；更或许是“霸王别姬”的悲壮故事代代传唱，让国祚仅有四年的西楚在徐州人的记忆中，其深邃不亚于长达四百多年的大汉王朝。

我见青山多妩媚

◎武亚中

遥的心境。北宋“云龙山人”张天骥，放下世俗功名，朝夕相伴青山清风。清晨登上放鹤亭放飞白鹤，点点白羽盘旋山湖之间；暮色时分，吟唱《招鹤之歌》，唤仙鹤归栖亭中。放鹤亭翘角飞檐，如振翅仙鹤，山间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的悠悠鹤鸣。

云龙山古称石佛山。东麓崖壁古佛静立，兴化禅寺钟鸣不绝，禅意浸透着这里的山石草木。

北魏匠人依托原生岩壁，凿刻出巨型佛头，佛像眉目慈悲，俯瞰整座彭城，一千五百余载风霜战乱，都不曾撼动他的姿态。崖壁遍布大大小小的佛龕，千尊小佛环绕主佛，一壁山石尽藏禅心。明代高僧依山筑殿，巧借山势造就“三砖殿覆三文佛”的江北奇观，山、佛、寺浑然一体，自成独特的崖佛胜境。

熙宁十年，苏轼出任徐州知州，两年间数次登临此山，与隐士张天骥亭中诗酒酬唱，一篇《放鹤亭记》落笔成千古名篇，让小小山亭名扬天下。文章融山水风光、隐逸情怀、人生哲思于一体，既描摹云龙四时景致，也写尽山人旷达胸怀，为这座青山留下不朽的文字记忆。

自苏轼以后，无数文人墨客前来登山览胜，留下题咏。山间摩崖石刻绵延数米，风雨千年，楷行草隶错落，每一方碑刻把后人对坡仙风骨的向往，永久镌刻于青山崖石之间。

苏轼的徐州好朋友“舒教授”

◎孙梦

事实上，这种“过往从密”，既不可思议却又顺理成章。

因为，千古旷达第一人的苏轼就喜欢交方外之友，他的“朋友圈”几乎都是风流风骨人士。能与苏轼交往的，其文、其人、其品，也毋庸置疑。至于他们如何“勾搭”得热火朝天，很难寻迹。

从职务上推测，舒焕身为州学教授，文教礼乐诸方面事务责无旁贷，在迎来送往、文化活动等方面，是知州苏轼的好助手。尤其是，苏轼吟诗作文，舒焕是可以唱和应答的，这需要一定的才情来支撑，否则很难进入“苏市长”的视野。

但不可否认，“宋朝顶流”苏轼的“才情”“名气”“人格”无疑是北宋文坛最大的磁场。舒焕亦逃不过“磁场”。

遥想熙宁十年，41岁的苏轼从密州转任徐州。那时，一代文豪还没有遭逢“乌台诗案”之灰暗，还没有写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的黄钟大吕，还没有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旷达与洒脱，甚至还没有拿下“苏东坡”这一千古风流雅号。

那时的苏轼应该是踌躇满志的，甫一上任便热火朝天投身“抗洪”“抗旱（祈雨）”“挖煤”“冶铁”，从“名动京师”的京城文梟到“为民请命”的地方市长，可谓文武双全、意气风发。

作为徐州知州，苏轼对“徐州教授”这个从九品的职务应该是高看一眼的，对舒焕教授的

表现应该也是相当满意的。

不然，不会频繁与之互动。

且看——《与梁先、舒焕泛舟，得临、酿字二首其二》《与舒教授、张山人、参寥同游戏马台，书西轩壁，兼简颜长道二首》等诗文，表明苏轼与舒教授多次同游。甚至，还携子同游。在《游桓山记》文末，苏轼专门提及从游者八人，包括“（苏）轼之子迈、（舒）焕之子彦举”。

而《夜过舒尧文戏作》《雨中过舒教授》等诗文，则能看出二人交往渐密，可串门、可调侃，“深夜”可以造访，“雨天”也可登堂。

《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》《祈雪雾猪泉，出城马上作，赠舒尧文》等诗篇，又可看出二人时常“酬答唱和”。元丰二年，苏轼离徐后，二人仍通过书信“酬答唱和”。

应该说，在徐期间，二人仅限于诗文之交，是没有利益交换的君子之交。从苏轼笔下也能看到舒焕寒舍清简、幽然独处，看到舒焕潜心修行、无欲无求。“先生骨清少卧眠，长夜默坐数更鼓”“坐依蒲褐禅，起听风语语”“客来淡无有，洒扫冠履屣”……

这种君子操守，使得舒教授收获两个好结局。一是仕途。元丰八年（苏轼离开徐州后的第六年），舒焕以左朝散郎为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，“绍圣初累官通判州”。二是人生。“高宗建炎中犹在世，年九十卒”。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在北宋能活到90岁，舒教授的心境远超于那个“最好又最坏的时代”。

